结结“河”事

古人其实也前卫

文/林永芳 图/肖文津

有个流传甚广的小故事，一位游客来到一个小镇，打算住宿。他交了100元押金，服务员带他上楼看房间。店主迅速跑出去，将100元交给对面肉铺，还了自己欠的买肉钱；肉铺老板迅速将这100元还了所欠隔壁服装店的购衣款；服装店老板拿着这100元冲进这家旅馆，还了上月欠下的住宿钱。此时，游客看完房间，不大满意，拿了100元钱走了。

就这样，这张百元大钞在小镇转了一圈，回到了游客手中，却让小镇这么多人都还清了所欠债务。这就是流通的力量。反之，如果大家都把钱捂起来不敢用，结果又会怎样呢？

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第四章中说：“资本作为一种自行增殖的价值……它是一种运动。”“它只能理解为运动。而不能理解为静止物……在这里，价值经过不同的形式，不同的运动，在其中它保存自己，同时使自己增殖，增大。”对此，有人留下了简明扼要的读后感：运动是资本增殖的必要非充分手段。

之所以想起《资本论》，想起“一张百元大钞的小镇之旅”，还是因为大运河，因为诞生于大运河畔的名著《金瓶梅》。

运河，就是一条汇集商品、货币、文化、观念等要素的流通之河。而《金瓶梅》之所以饱受争议，最主要的原因是不符合扫黄打非的要求，以致一向严格听家长话的我，直到最近得知它生动再现了运河沿线市井风土人情、被称为“用文字绘就的清明上河图”之后，才搜来洁版翻了几页。

一翻就发现，书中揭示了天机——古人其实很有金融意识啊！就连妇道人家孟玉楼都说：“休说买卖人家，谁肯把钱放在家里。”反面典型西门庆说得更直接，“兀那东西是好动不喜静的，怎肯埋没在一处，也是天生应人用的。一个人堆积，就有一个人缺少了。因此，积下财宝极有罪的。”

四五百年前，运河沿线民间商界就有如此前卫和非主流的观点——钱就该拿来用；有钱攒着不用是一种罪恶。这与我们长期所受的“节约”“能省则省”理念多少有点相悖，却与数千年前为国理财的高手管仲所见略同。吴晓波的《历代经济变革得失》指出，管仲认为“俭则伤事”，如果大家都不消费，就会造成商品流通的减少，从而妨碍生产营利活动；只有富裕的人不断消费，贫穷的人才有工作可做。

有人对比了“运河奸商”西门庆的挥金如土和“大唐诗人”李白的“五花马，千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”。前者是能赚会花，赚的比花的多，却败在纵欲无度；后者是把仅有的一点值钱物品都换了酒，只花不赚，完全不管妻儿吃什么、明天吃什么，幸好有那么多千古名篇救了他。孰是孰非，任你评说。

可以肯定的是，大运河沿线商品经济活跃带来观点的自由与活跃，给后人留下了相当现代的金融思想。

成语故事

臭味相投

高西浪

古韵今风

南有木府（下）

文/于文岗 图/刘 明

说木府不能不说府主。朱元璋建立明朝后，遣傅友德等平定云南，丽江纳西族土司阿甲阿得审时度势，“率从归顺”，朱元璋大喜，赐其“木”姓，将“朱”去掉一撇一横，分出一“木”字，表明阿得是朱家的骨干，“木”加“人”就是“朱”，表明阿得是朱家的人。如此这般，阿得就成了木得。又颁旨让他“世袭土官知府，永令防固石门、镇御蕃鞑”，下辖四州一县。木得八世孙木增，更善于向历史学习，信奉“丈夫拥书万卷，何假南面百城”“人生富贵驹过隙，唯有荣名寿金石”，38岁时即成名隐退，让政于子，自己在玉龙山南芝山别墅静居，写诗赋文并成为明代杰出文献大家。

出于对木增的敬重和留作纪念，我在木府买了一本加盖“丽江古城博物馆”印记的木增传记——《忠臣雅士——木增》。

有个特殊之处需要特别说明，木府建造时，未遵从中原“坐北朝南”的风水理论，而是“坐西朝东”。“迎旭日而得木气”、得“木”之气而盛的想法，使得木府选择朝向太阳升起的东方。

话说回来，皇帝赐纳西族土司姓“木”，然土司认为皇赐只能由木氏贵族专用，百姓咋办？于是就仿效朱元璋，在“木”上添一撇，寓意戴上木家草帽，旁边再加一“口”，表示背着木家的筐篮，“木”便成了“和”，赐百姓及木氏以外官员“和”姓。“和”者和睦，国家统一、民族团结之谓也。这，或许就是木府王爷的心愿吧！

漫“说”京剧

哭祖庙（上）

赵洛严

三国末年，邓艾攻下绵竹，进逼成都。刘禅惊惧，听信宦官黄皓和巫师之言，准备投降。其子北地王刘谌进宫，先斥众官，后又泣血谏阻。刘禅不听，仍决意降魏。

凤子龙孙自不同，为子当孝臣尽忠。 金殿奉了圣上命，请来神师返宫廷。 父王一味信巫言，只恐江山难保全。 孩儿忠言父不闻，国破家亡心何忍。